

最後，瀕危的病人氣喘吁吁，躺在床上連連作揖求饒。眼淚在一家大小每一個人的眼眶裡滾動，大醫師仍然餘怒未息，他要我們在自由談上，一連刊登兩次歌頌他是癌症專家的廣告。

十一月五日，君豪的精神很好，他確曾下牀走動，並且略進飲食，然而就在這一天，大醫師改了藥方，君豪服食過後，輪回床上休息，即感四肢乏力動止維艱，翌日清晨七時五分，竟然一暈不起，臨終不及半字遺言。嗚呼慟矣！一家十七口人，強忍了兩月之久的熱淚，如長江大川一發不可遏止！

君豪的死期，距離榮民醫院醫師所作的推斷，竟被這位中醫博士提前了一兩個月。這一兩個月的每一分秒，都是我們全家甘願付出任何代價，不惜全力爭取的。

恕我要做一件君豪生前可能雅不欲的事：我勢必宣佈這位中醫博士的大名，倘若因此引起一切可怕後果，我也無法計及。因為我要這樣做，並非基於個人情感上的理由。如所週知，君豪素來主張廣告必須淨化，自由談上從不刊登含有欺騙性質的廣告。而我，却由於急於挽救君豪，竟自作主張，瞞着君豪，受中醫博士的要挾，在自由談上登了兩次歌頌癌症專家的啟事。這一點，我不但難獲君豪的寬恕，而且，我深感愧對愛好自由談的萬千讀者。

這位中醫博士，連日已經受到輿論的指摘，他是

君豪之喪，蒙國民大會，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各同仁鼎力協助，總統蔣公頒題「讜論流徽」輓額，嚴副總統暨李嗣聰、謝冠生、張維翰、谷正綱、王雲五、張知本、徐柏園、陶希聖、于斌等諸先生親臨致祭。十一日大殮發引，白馬素車，送葬親友車隊長達數百公尺，哀榮備至，存歿俱感。

即令在病榻上，垂危時，君豪仍念念不忘他一手創辦，為平生理想寄托的自由談。他愛自由談勝過他的生命，他的家人。因此，當蓋棺之際，我一面頓足號啕，一面伸出顫抖的手，我在容貌如生的君豪身畔，親手放下一本新近出版的自由談，一本他手著的「東說西」，以及一張我們兩夫婦的合影。篤！篤！篤！巨大的木釘鑲牢棺木，我但覺天旋地轉，大地崩裂！長眠了，六十五歲壯健猶如青年的君豪。以我們夫妻四十五載伉儷情深，你這一去，黃泉路冷，形隻影單，該是如何的淒愴悲涼！我原該死生相隨，與你同行。但是，請恕我，君豪，二兒二女，孫輩八人，何況還有你視同生命，應該永垂不朽的自由談。君豪，你心目中猶如温室弱枝的我，如今是竭力振作，強自打點精神，我必須維持自由談的存在，為你最最戀念的這一個家，貫徹你的職責與愛心。

安息吧，我摯愛的君豪。我知道，我懂得，自由談倘能為萬千讀者繼續愛好，你便雖死猶生，精神永遠不死。

敬悼 趙君豪 楊元拔 二學兄

于潤生

同學趙君豪兄為我三十年前老友，當國民政府成立之初，我奉派主持京滬兩地電信事業單位，其時君豪兄服務於上海申報，頗承其在輿論方面多所支持合作，惠我滋多。迨來臺灣，君豪兄創辦自由談雜誌，以徵稿事時相過從。更以我二人同屬基督信徒，兩年來常見君豪兄伉儷相偕出現於懷恩堂之主日崇拜，復常有見面之機會。故吾二人雖非日常共事一堂，而相交甚深，蓋有年矣。今秋八、九月間，久不見君豪兄伉儷來懷恩堂，偶遇新生報友人，始悉君豪兄患病入醫院療治。十月初特至其寓所訪問，經其子媳見告，方悉君豪兄係患肺癌，在榮民醫院留住兩月，未見效果，遂遵醫囑回家靜養，暫不見客云云。始知君豪兄所患為不治之症，且本人業已明瞭所患絕症，臥床守死，痛苦可知，我於歸途中感傷萬分。曾於懷恩堂週三祈禱會中，約同在座會友，竭誠為君豪兄祈禱兩次。蓋求主如果須徵召君豪兄，即護其早日應召；如尚允其暫留塵世，亦求主早日令其恢復健康，以減少困臥床褥之痛苦。乃不逾旬日，君豪兄竟於十一月六日

奉 主召而去。就普世情形而論，君豪兄在新聞專業和文藝學作方面，雖已有不少成就與貢獻。就其才華而言，尚未能竟其全志。況君豪兄平日精力充沛，不類六十許人，正當盛年有為之時，溘然而逝，確堪痛惜。然就基督的道理而言，主的信徒，不斤斤於世俗的短暫歲月，而孜孜於出世的永恒生命。君豪兄肉體雖已逝去，靈性絕未泯滅。凡屬家人親友，自不必作過份悲傷也。由於君豪兄平日談吐之溫雅，性情之淳厚，與其文筆之流暢清新。與之接談，如坐春日。讀其文章，如飲醇醪。偶一回憶，令我引起無限之懷思，因作一聯以誌悼念，以紀故人。

君子交情淡如水
豪士文章壯若虹

正在悼念君豪兄之際，忽聞同學楊元拔兄住院病況加劇之訊，焦慮萬分。我與元拔兄係於民國三十八年到達臺灣後方始相識。因業務上接觸較多，故對其處世為人，知之亦較詳。元拔兄文墨流暢，書法亦佳

，公事處理，細密周至。惟其如此，故電信局首長爭相羅致。元拔兄原任臺灣電信管理局主任秘書，為陳樹人學兄之左右手。因其才華四溢，復為錢其琛學兄所識拔。初兼電信總局人事室主任。嗣後兼任電信黨部秘書。迨至升任臺灣電信管理局副局長後，所兼職務仍未能擺脫。數地奔波，倍感勞苦。雖其時身體已漸感不支，對於所任職務，從未有稍涉鬆懈之處。以其負責之心重，故身體上所受之磨折亦甚大。乃以平日積勞過甚。偶而跌倒，引發他症，遽致不起，於十一月二十三日逝世，各方友好聞此噩耗，無不深為悼惜也。

趙、楊二兄均為母校交大同學，又同為我之好友，竟於一個月內相繼離世，良用痛悼，特仿古詩體作悼亡詩一首以哭故人。

風蕭蕭兮落葉寒。

日黯黯兮衰草殘，

君豪一去兮不復返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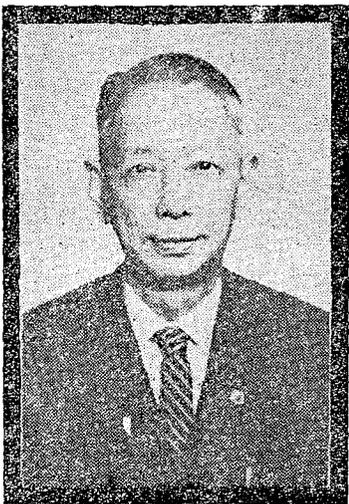
元拔步武兮何日返；

同赴玉樓之召兮，復回人世兮其誠難！

楊元拔學長行狀

楊故學長元拔，字原伯，原籍浙江吳興，幼即聰穎過人，勤奮攻學。民國十五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，在校為運動健將，且擅書法，名噪當時。離校後初為浙江財政廳羅致，旋入電信界工作，歷充漢口、上海、廈門等地電信工程師及局長。三十八年大陸易色後來台，奉派台灣電信管理局任秘書室主任之職。五十二年擢升副局長兼交通部電信總局人突滑路傷腿，旋觸發舊疾，傷肺咯血，任台北宏恩醫院治療月餘，針劑無效，不幸於十一月廿三日逝世。病榻時以公事為念，生死反置之坦然，誠令吾人深感有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之歎。

楊故學長為人剛介清廉，飄逸脫灑，生平以「正良心」「盡責任」為治事準則，所至有聲，故深得主管倚重及同仁愛戴，惜以體弱，苦於病，仍力疾從公。本年十月十八日



身後遺獨女、外孫三，婿樸厚，亦供職電信界。晚年習靜，與夫人共研佛學，悟解頗透澈。連年多病而無怨言，決不氣餒，以書畫消遣自娛，今誦其彌留前贈夫人自輓聯，如見其人之超然出世，面對死亡而無畏，安然大去。此其所謂慧者、強人乎！

輓楊元拔學長

繆超鳳

為事業盡瘁，勞怨不辭，
數同學前輩除履冰外，
凋零餘幾？

與病魔搏戰，奮鬥到底，
痛吾黨健者繼蒿生後，
又弱一人！

註：履冰為已故同學嵇觀之字
蒿生為已故同事張巍之字